

风物 深度

## 虚拟偶像直播主在香港：谁在做？谁在看？谁在赚钱？

观众知道这些人设只是虚构，虚构人设与真实操纵者之间，“人格崩坏”的VTuber反倒营造了一种反差感，打破偶像刻板印象。



VTuber 子莹是一个带着浅蓝色眼镜，染了粉红色头发的女子，与现实世界的人没有两样。图：子莹提供

特约撰稿人 苏启康 发自香港 | 2021-11-09

“大家好，我是Rumii如月瑠美。”萤幕前的她以一把犹如娃娃的甜美声音向观众介绍自己，直播时总是轻言细语，声线尖细，夹杂一两句流利日文。我带着好奇心问：“你用了变声器吗？”她笑说：“没有，我平时的声音就是这样。”

聊天室中，观众和她讨论的不是样子或声线，也不是直播内容，他们的对话里充斥着大量问号。Rumii劝说不要只用“？”留言，但众多观众仍淘气地继续发送。“第一次直播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多人（在聊天室）发送问号……”而后来直播时，“？”也会不出现，慢慢竟成为粉丝为rumii 打气的符号。

她漂白的头发与身后粉红背景相搭配，微笑时双眼眯成直线，说话时身体轻轻晃动，但口型似乎跟不上说话的速度，因而不太协调——这一切都因为，她并非一个触得到、摸得清的实体，而是背后有真人控制的“虚拟YouTuber”。

虚拟YouTuber（Virtual YouTuber，以下简称“VTuber”）是指在YouTube进行直播和发布影片的虚拟人物。此外，亦有其他虚拟直播主会把Bilibili、Twitch等网站作为分享平台。透过电脑的动态捕捉软件，真人的动作、表情可以呈现在虚拟人物身上。VTuber的外表以动漫、插画风格为主，而在背后操控的真人则被称为“中之人”。

这个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16年，一名叫绊爱（Kizuna AI）的虚拟人物在YouTube创立频道，并自称为虚拟YouTuber，因其直播时表现傻气逗趣，后来被粉丝戏称“人工智障”。她曾在影片开玩笑说自己的衣服仅是投影，因此基本上是全裸状态，结果被YouTube以涉及不良内容为由封锁帐号，但其后获解封并重新上传影片，频道订阅数亦迅速增长。





绊爱 (Kizuna AI) 的虚拟人物在YouTube创立频道。网上图片

VTuber的收入主要来自粉丝在直播时的赞助（Super Chat），让粉丝表达对自己的支持和关注。部份VTuber亦会售卖周边商品、接洽广告，经纪公司甚至会替他们举办网上演唱会。根据统计网站Playboard数据，2020年全球前十名获最多赞助额的YouTuber中，有七名都是VTuber，其中知名VTuber“桐生可可”更以超过1.5亿日圆的赞助额位居榜首。

这个文化浪潮从2017年开始直卷日本全国，虚拟直播主经纪公司相继成立，投入大量资金推动产业发展，例如虚拟偶像事务所Nijisanji（俗称彩虹社）的母公司ANYCOLOR在2020年4月获得19亿日元融资，当中投资者包括Legend Capital、索尼音乐等。而日本科技公司COVER亦在2020年5月筹集7亿日元，旗下VTuber经纪公司Hololive有20多名直播主，已成为“百万Vtuber”。

为了打进国际市场，Hololive把VTuber打造成偶像，并设立服务不同国家的部门，引入能操各种语言的

VTuber，例如分别针对欧美和印尼市场的“Hololive EN”和“Hololive Indonesia”。噶吗·古拉（Gawr Gura）为现时全球最高订阅数的VTuber，已多达逾300万人订阅，亦是Hololive EN旗下的虚拟偶像。此外，Netflix于2021年4月正式推出第一位VTuber“N-ko”，是一个人和羊混合的生物（sheep-human lifeform）。

## 从虚拟YouTuber到虚拟偶像

但说到底，VTuber终究只是穿了皮套的YouTuber？“VTuber其实是一个spectrum（光谱），他们占据了不同位置。”中文大学的赵伟强以VTuber为论文研究对象，亦就此访问过不少VTuber爱好者。他认为VTuber的本质难以定义，各人对此均有不同认知，既可以是平易近人的朋友、搞笑艺人，也可以是偶像。

他认为虚拟偶像作为VTuber的其中一种展现方式，亦即是在VTuber身上添加偶像的属性，例如身穿华丽服饰以划分粉丝和偶像的阶级关系，或者是以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，营造出时刻环绕粉丝的感觉，“他们（VTuber经纪公司）会塑造一种这个VTuber无时无刻也会包围你，一种熟悉和亲切的感觉。”他继称一般YouTuber不会运用这种策略，而只不过是众多娱乐选项的其中一种。

大部份VTuber均有人物设定，描述关于该名VTuber的特质，例如年龄、身高、种族等，令观众更沉浸于虚拟世界。Aiden认为VTuber的人设具有两个向度，第一个就是他们能够忠于人设，言行一致地扮演自己的角色；另一个方面，这种言行一致会产生一种魅力，它让观众看见自我不是现实生活中那么不堪的“真我”，它是一个精神上可以鼓动、带来动力的存在。“所以，大家喜欢看真实有趣的，也喜欢看能激奋人心、带来心灵安慰的存在。所以我会说Vtuber是盛载了这两种（功用）的存在。”

而另一个面向则是VTuber颠倒原本人物设定，展露出他们最真实的一面。Aiden坦言，观众知道这些人设只是虚构，所以与其看虚假的东西，倒不如发掘VTuber的真实个性，“如果贯彻不到的话，观众也会觉得对于这个Vtuber的理解还有很多需要发掘的地方，他总是能为我带来新鲜和惊喜。”这些“人格崩坏”的VTuber反倒营造了一种反差感，打破偶像刻板印象。

在一个“娱乐至死”的世代中，我们活于虚幻却渴望寻求真实。眼看到的不等于真相，看不见亦非一定是假象。Aiden说：“我们看见Mirror这么多帅哥，常也会想：这是否真实的他？他们是否真的这么kind、sporty和阳光？经常也会有这种焦虑，但如果看回所谓虚假一点的VTuber，这种焦虑反而会降低。”

## 虚拟直播主Rumii：我想成为大家的偶像

相较日本和欧美等地，香港的虚拟直播文化仍在起步阶段，VTuber普遍缺乏经纪公司支援，大多自资经营和独立策划影片内容，这种情况被称之为“个人势”，即相较于以团队经营的“社团势”和有公司支持的“企业

势”。

Rumii是香港其中一名VTuber，频道订阅人数已达2.3万多人，是同类型频道之中最高，其后分别为“米亚MYA”和“MK妹”，订阅人数为1.6万多人和1万多人。Rumii平时直播除了玩游戏、与粉丝闲谈之外，亦会举办不同活动，例如教授日文、翻唱歌曲等。她亦尝试邀请其他VTuber合作，一起进行直播，汇聚来自不同频道的粉丝。



Rumii是香港其中一名VTuber，其频道订阅人数已达2.3万多人，是同类型频道之中最高。图：Rumii Ch. 如月ルミィ Facebook

不过，她并非一开始就如此热爱这种文化。“她们这把声音可以维持多久？”、“有什么好看？”两年前第一次看VTuber直播时，她还是充满疑惑。“可能我一开始觉得太新奇，对于比较新的事物，有少少抗拒，觉得好奇怪。”Rumii及后发现Vtuber真的是全情投入饰演自己的角色，慢慢懂得欣赏他们。

Rumii深受Hololive影响，因而决定朝着虚拟偶像之路进发，成为一位带给人希望的偶像。“看着她们闪闪发亮，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以带给人正面的感觉。”2020年3月，她曾经应征为Hololive的Vtuber，把自我介绍影片投稿至该公司作面试，虽然最终未能入落选，却坚定了她做虚拟偶像的决心。“我会想死定了，究竟要做什么好呢？但就算是这样，我也想成为VTuber。”

凭着这股决心，她在2020年8月开始筹备做VTuber的事宜：学习电脑软件、委托友人绘画角色草图、构思直播内容，并在2021年1月发布第一条影片。不过，在过程中所花费的资金对Rumii造成一定经济压力。“一开始没有出道，委托的时候真的会好心痛，觉得用这么多金钱，所以那时都会问自己是不是为了兴趣？真的是我想做这件事，就给钱。”

对虚拟直播单纯的热爱，使她享受其中，即使未知付出的能否有回报，仍然坚持为兴趣而拼搏。“其实，我有一刻会想如果我是普通人类（形象）的V-tuber，又会变了一个怎样的结果呢？不过我也会想做大家的恶魔idol，到现在还是这样想。”

除日常直播赞助外，Rumii在YouTube都设有不同月费的会员制，还把它们分类为“如月病”、“如月重症”和“如月末期”，不同等级的会员有各自专属优惠，也反映了粉丝“中毒”有多深。她更推出了周边产品，例如徽章、零钱包和毛公仔。但她来说，分享总比赚钱来得重要，“比起说我要赚回本，我会觉得有这个产品让大家去买，这个感觉好好。”

Rumii因缺乏做虚拟直播主的经验，令她不知道怎样定位自己，加上在香港没有前人借鉴，因此需要经常摸索直播的节奏、气氛和风格，在她频道成立初期，已有很多网友留意，影片观看人数亦比其他Vtuber多，无形中给予不少压力。“譬如说看见有200多人看，我就觉得要表现得有趣一点，让别人不会觉得太闷。”

她坦言自己抗压能力较低，感觉到压力就什么也做不了，“脑便会一片空白，好多东西都会被压力影响到表演不好。”她希望自己有最好的表现，不想令观众失望，所以避免在直播时留意观看人数，影响自己的心情。

## 打破人物设定 颠覆偶像定义

Rumii的人物设定是大魔王的女儿。魔界因被人类多次侵略，以致需要大量金钱支付士兵薪水，她逼不得已去人类世界卖艺帮补家计。看似虚幻的故事，却是自我实现的目标。“我一开始也是想做理想中的自己。”她着迷于魔幻之事，渴望成为漫画故事中的恶魔，灵感一来，只用了五分钟便写下了这个设定。

她与传统印象中的恶魔截然不同。没有锋利的獠牙、凶狠的眼神、狰狞可怕的面容。相反，她穿的是黑色蕾丝的女仆套装，粉白头发上有两只黑色小角，身上长了一条用蝴蝶结装饰的尾巴，说话时不时露出小虎牙，洁白的脸上沾了一丝丝腮红。



# 如月ルミィ

Kisaragi Rumii

- 生日 11月10日
- 年齡 人類的19
- 身高 155CM
- 體重 自行想像♥

魔界大魔王的女兒，可惡的人類多次侵略魔王城。以致魔王需要大量金錢支付士兵的薪水、幫補傷亡的士兵(魔王城已通過法例保障勞動階層)維修城堡的費用，造成魔王城金庫乾涸。Rumii為了幫補家計，逼不得已離開魔界來到人類世界當Vtuber賣藝。Rumii努力練習唱歌魔法希望有一天可以成為大家的偶像，用歌聲魅惑人類然後盡量匯多點家用回去給魔王城。

Rumii的人物设定是大魔王的女儿。魔界因被人类多次侵略，以致需要大量金钱支付士兵薪水，她逼不得已去人类世界卖艺帮补家计。图：Rumii提供

Aiden认为人物设定对VTuber十分重要，因为这能让观众在最短时间掌握关于VTuber的信息，然后再决定是否花费更多时间在他们身上，“只要观众在好短时间grab到这些信息，然后他就能自动筛选喜不喜欢这样的人设。”他认为这个筛选过程是每个粉丝也会经历的心路历程。

“但是做久了以后，本身的性格就会慢慢显现出来，现在有些放飞自我的感觉。”在一次直播中，有粉丝在聊天室写上性器官谐音的留言，Rumii不以为意地说出，顿时意识到说错了话，立即放声大叫，气到喘气，不再理会观众。她形容这是自己的“第二人格”，比较贴地和让人容易亲近，本来不是她粉丝的观众倒喜欢她这一面，“我觉得这样关系也挺好、蛮有趣的，好像朋友一样。”

“但因为我也会想行偶像路线，另一个人格有时候才会出来。”在两个人格的拉扯底下，她不免感到迷惘，还未肯定转变路线是好是坏，“因为也不是好清楚香港观众会喜欢哪一类直播主，我会觉得无论我如何去想

大家喜不喜欢现在的我，也没有办法选择，因为我也没有可能迫使自己回到以前。”

Aiden表示VTuber的人物设定是一种交织叙事，“我有自己的一套，但粉丝有自己的一套，Vtuber接受了之后又会有新的叙事出来，这个就是Vtuber和观众之间的互动。”这就如所谓的“偶像育成”，让粉丝见证自己偶像的成长。

而游走在真实与虚幻，穿插于现实与网络，那个才是真正的Rumii？“如果真实的我应该是在两者中间。”她说道。

## 虚拟直播：娱人娱己

Rumii打从一开始就想成为虚拟偶像，然而这个情况在香港实属少数，更多的是希望用另一种方式分享自己的生活。香港VTuber子莹没有详尽计划、人物设定，或是明确目标。就算直播时没有观众，她也能对着萤幕大说一番，理由简单不过：娱人也自娱，不想有太多负担，单纯为了兴趣。“之前我会觉得死定了，没有人我说不说话好呢？去到后期便不理睬，一边玩游戏一边说话。”

子莹的频道订阅数为5千多人，她本身是一个自由工作者，试过从事日文翻译、动漫配音等工作。在做VTuber之前，她已经在YouTube分享翻唱作品，一直以来也想透过直播和粉丝互动，但碍于不想露面，还没下定决心进行直播。直至VTuber概念的出现，让她把所想的付诸实行。“大概是因为我自己有开频道，本身就想用另一个形式与观众沟通，其实好多人也不想出真样，所以便会用这个形式。”

“我和你这样沟通，我们都知道大家会有一些身份、所属，我们会有各自负担，说话不能超过一定界线” Aiden对我说，“如果你是一个Vtuber，我们中间隔了一层，你不知我是谁的话，我可以做的东西就可以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界限。”Aiden表示，VTuber能予人一个安全保障，同时带来满足感，去说大家怯于表达的话，做大家觉得尴尬的事。

而这延伸至创作来说，是一种创意上的突破，可以做到一般Youtuber无法给予的创作内容。他举出彩虹社的企划为例，当中邀请了一些男性VTuber把自己当作冰壶，在一个满布润滑液的地面滑行，“如果你一伙真人玩，是会被人投诉有伤风化，但大家其实喜欢看，是一些好out of the box的idea，就是因为有皮套保护着他们真实身份，才有这种额外的创作空间出来。”





子莹的频道订阅数为5千多人，她本身是一个自由工作者，试过从事日文翻译、动漫配音等工作。图：子莹提供

子莹亦不像时下VTuber会设计各种活动，大多数也只是游戏直播，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不知是否网络延误的关系，她在直播中经常有不同的笑料。“你在A关卡应该这样打的。”观众在聊天室上发送了游戏通关的提示。而现实上子莹已经玩到B关卡。“因为我屏幕画面和直播画面延迟了一分钟。所以经常出现观众仍然讨论上一个画面的话题。”

子莹的人物形象没有Rumii的来得如此魔幻，只是一个带着浅蓝色眼镜，染了粉红色头发的女子，与现实世界的人没有两样。但要制作出一个VTuber的模型其实毫不简单，首先，创作者要决定VTuber是以2D还是3D方式呈现。若是前者，创作者需要设计出VTuber的草图，并用电脑软件“捆绑”该人物的骨架，简单来说就是令人物懂得郁动。

Rumii所使用的软件程序是“Live 2D”，也是目前大多数VTuber所使用的。最后以镜头追踪真人的动作和表情，透过“facerrig”、“VseeFace”等脸部追踪软件令VTuber按真人指示做出相应动作。若是以立体方式呈现，方法其实大同小异，惟对电脑软硬件的要求更高，例如以立体方式呈现的子莹是用“VRoid Studio”，建构角色模组的过程更为复杂。为了更精准呈现人物的反应，真人可能需要佩带头盔等仪器。

## 从现实走到虚拟 把残酷化为美好

“虚拟偶像可以有不同的种族，即是你可以有不同的幻想，有好多吸引的人设，这些都是好有趣。”Rumii本身作为虚拟偶像的粉丝，认为虚拟偶像比真实偶像更有诠释空间，可以看到不同人用各自的方式表达角色，带来更多不同可能性，“我会觉得原来这个世界会有这样的人。”

以Aiden最喜爱的VTuber“小鸟游琪亚拉”（Takanashi Kiara）为例，她本身是一名奥地利裔人，却懂得

说德文、英语、日语。Aiden表示，Kiara能让自己见识到不同文化，“我也想成为一个这么multicultural、globalised的人。”这也间接驱使他学习德文。

真人偶像总有一天随年月老去，但虚拟偶像的外表却可以保持不变，仿佛永远陪伴着粉丝一样，温柔的声线抚慰人们内心，其独有的视觉语言也让观众从现实走进一个虚幻世界。

“看Vtuber的时候你已经进入了另一个dimension（维度）的东西，你就不会看到现实世界。”Aiden表示，VTuber或可以帮助我们在一连串意识形态、政治制度、社会氛围中抽离，尤其是这几年如此动荡不堪，人们便会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慰藉，寻找所谓的“精神避难所”。

桐生可可曾在直播中展示 YouTube 后台数据的截图，读出订阅观众的国籍比占，其中显示了4.7%的观众来自“台湾”，事件触发中国网民声讨。她其后宣布在2021年6月9日毕业（表示隐退），其最后一次的直播吸引接近50万人同时观看，是目前为止VTuber中最多的在线观众人数。一班香港粉丝组成“桐生可可粉丝会”，在她毕业前一天在巴士站灯箱登广告。

被问及为什么不观看香港本土Vtuber的直播，粉丝会成员Frankie认为，香港虚拟直播主需要具有本土特色，内容要迎合香港人的喜好才能吸引观众，而不是单纯挪用日本那一套文化。“为什么不看正统的日本人做日本的Vtuber？要看一个不是日本人模仿日本人？”Aiden表示，香港部份VTuber尝试模仿日本现行的那一套，例如起名会用日文片假名、影片的封面设计等，失去自己独有的特色，是“画虎不成反类犬”。

虚拟直播文化由日本兴起，然而香港有了本地VTuber，观众就真的会去看吗？桐生可可粉丝会成员陈先生说：“我的母语是广东话，听一个香港VTuber用广东话，但是说一些偶像的说话，我个人觉得有羞耻感，我自己看都会尴尬，想回避这种尴尬。”另一位成员EC表示，不会看香港本地的虚拟直播主，因为VTuber的圈子很大，有很多选择，自己虽然听得懂广东话，但不会选择说母语的VTuber。

William一直有关注虚拟YouTuber的信息，也是Rumii的粉丝。他认为Rumii与日本虚拟直播主虽然相似，会说日语、唱日文歌，但同时具有香港本土特色，是“日本包装，香港味道”。另外，他觉得Rumii很有做直播主的天份，能随时引人发笑，“她有时会做一些好搞笑的事情，不经不意地做了出来。”对他而言，观看Rumii的直播就如与亲密朋友聊天，“过程中我找到共鸣，好像朋友之间的关系，即是你找到一个谈得来的朋友。”

Hololive旗下的虚拟偶像也会为她们的粉丝起名，就如姜涛的粉丝称“姜糖”，Anson Lo的粉丝则称“神徒”一样。Aiden指出，VTuber经纪公司有其独特的营运策略，帮助VTuber和观众建立某种特殊关系，“但这种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呢？还是好暧昧，而我觉得这种是一种战略上的暧昧。”



Rumii。图：Rumii提供

## 不能被复制的VTuber

人们对虚拟直播主印象总离不开那娇滴滴的声音，但子莹仍然保持自己原有较低沉厚实的声音。“我挣扎了一段时间，如何算好呢？但我又不想迁就我的声音做一个形象出来，后期我放弃了。做自己喜欢的形象，说自己习惯的声音。”子莹在决定做VTuber的时候，曾介怀低沉声线会否有影响表现。“我有试过调高一点，即是很可爱的那种。”访问期间她尝试调高声调，听起来自然而然，“我觉得别人做没有问题，我说的话有少少想打自己，最后还是放弃了。”

虚拟VTuber同样具有创作者的身份，其直播和作品内容才是最重要，和现实一样不能只行偶像派路线。即使人物外表、设定怎样吸引也好，没有人格魅力和特色，也终归也只是个披着美丽外壳的普通人。虚拟偶像背后真人的性格才是吸引人看下去的原因。Aiden则表示，才艺和性格这两方面在每个VTuber身上的比例也不一样，“就好像try and error一样，今次人格魅力占两成，才艺占八成，但订阅数可能还是好少，便再tune-tune。”

VTuber界中有“转生”一词，其中一个意思是指VTuber皮套的改变。Aiden认为VTuber为了带动人气而转生是可以理解的事，但对粉丝而言未必能够接受，因为他们追求的是“中之人”和皮套那种外表和内在的配合，两者缺一不可。例如绊爱曾在2019年设立了额外3个分身，除了声音外表没有任何改变，但事件仍然引起部份粉丝的不满。

Vtuber模糊了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线，Frankie表示即使虚拟偶像在现实多么不堪，都可以接受他们的性格和设定，当中的矛盾、冲突反而令他们变得更为有趣。“就算一开始的设定是可爱、乖巧，观众发现他真实的一面，原来很巴辣、野蛮，观众都会喜欢。”他认为VTuber最重要是与观众联系，维系直播气氛，令观众觉得这个人独特，不可以随便被取替。

“我是一个和观众距离感比较大的人，就是因为这样，留下来的都是好喜欢我的粉丝，真是被我的直播吸引。”Rumii虽然不擅长与粉丝维系关系，不会逐一回应他们的留言，但直播期间还是坚持与粉丝互动。“有些人觉得留言你也不回复我，就去找其他人看”。从一开始不懂与人相处，到能与观众自然地说话，Rumi表示做虚拟直播主帮助到自己与人沟通。“就算我不用翻看（以前的影片），也会感觉到和一开始的自己在说话方面是真的有成长，无论是在声音、内容、感觉方面。”

## 虚拟VTuber作为一种文化产业

VTuber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观众在直播时的Super Chat，亦有来自影片的广告分红及广告收益。Rumii表示一开始没有想过要全职做直播主，只是想可以赚一些零用钱。但随着她的知名度提高，收入渐趋稳定，“现在做下去叫我做全职也是可以”。

她每个星期大约会开4-5次直播，而每一次的赞助由数百元至千元不等。在2021年4月1日，粉丝曾为她举办愚人节活动，Rumii在短短两小时就获得逾一万港元的赞助。

子莹指出，VTuber因为语言关系受地区性局限，而广东话族群本来就比较少，香港VTuber难以吸纳新的观众，商家看不到商机自然不会投资，因此她现时做虚拟直播主也为兴趣为主，未有转做全职工作。

ACG文化（动漫、漫画、游戏）在香港仍属小众，喜爱这种文化的人或被认定为“宅”和“毒”，被贴上不善交际、玩物丧志等标签。作为ACG衍生出的VTuber的前景看来更为恶劣。Frankie认为VTuber在香港是有机会发展，只是需要粉丝以行动支持偶像，“Vtuber是没有影响力的，有影响力的是那群支持者。如果没有Superchat，很多人也没有用。如果要培养一个习惯，首先要给钱，我相信香港很多人都肯给钱支持。”

“因为我觉得目前问题是观众好少，如果要支撑这么多个全职VTuber，以现在的观众数量，其实是不足够。”Rumii说。“我会希望有一日可以多些人看VTuber，不过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一天何时才会来，只可以默默地努力，因为其实大家也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。”